

WORLD FAMOUS FICTIONS

白菜與帝王
CABBAGES AND KINGS

O. HENRY 著

伍光建選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 菜 與 帝 王

CABBAGES AND KINGS

(82471)

英漢對照名家小說選
白菜與帝王
Cabbages and Kings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原著者 O. Henry

選譯者 伍光建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初版

(本書校對者 朱馮公寶 垂武)

白菜與帝王

作者傳略

奧顯理原名頗爾陀(William Sydney Porter)，是一八六七至一九一〇年間人，其先原是美國南部的一個舊家。他十五歲才入他的姨母所辦的學堂讀書，隨後在藥店當書記。他自小就好讀書，讀過非常多的英文名作；他酷好丁尼生(Tennyson)的詩歌與雷因(Lane)所譯的天方夜談。後來他在一個土地局當會計。一八九一年他當銀行的收支員。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他買了一個星期報，改名『滾石』；他說一年後這個報當真『滾走了』。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他當報館訪員。一八九六年他被控侵吞銀行款項。他逃走，逃到渾都刺斯(Honduras)國，曾遊歷南美洲的幾國。一八九七年他回國投案，被監禁在奧海奧(Ohio)的遷善所。後來出獄，好像表明他是無辜的。有人說假使他不逃走是不會下獄的。他入獄在一八九八年四月，出獄在一九〇一年七月。他好像，就當在時改名姓為奧顯理的。他在監裏的醫院當夜班獄卒，長夜無聊，他寫短篇小說登在各雜誌上。所以他一出獄就許多人酷好他的小說。自一九〇二年起他住在紐約寫許多小說。他享年不永，卻寫了不下二百多短篇小說，最為社會所歡迎。他是一個天生的小說家。他無論什麼故事都能寫：淒慘的，神祕的，荒誕的，浪漫的及平常瑣事，一經他寫出來都極

能迷人。無人能創造他所寫的故事，亦無人能寫得他那樣動聽。可惜他太過喜歡：用俚語，有人以爲是退化文章，如戲劇中的一種有跳舞有歌唱的活潑短促小戲。他所著的『白菜與帝王』（一九〇五年出版）比較的俚語較少。這部書也是短篇小說性質；不過前半部借中美洲的一個共和國的一個捲逃大總統作綫索，後半部借一個賣國的大總統作綫索，描寫幾個平常人物（殆卽所謂『白菜』）與前後任兩三個大總統（殆卽所謂『帝王』），描寫得極其有趣，令人讀之不忍釋手。看他一路寫來，文從字順，毫不費力，這就表示他是一個大作家。民國二十三年穀雨日伍光建記

白菜與帝王

第十二回 鞋子

〔有一天美國領事約翰愛特和特(John Atwood)同他的幫手比里·開伊奧(Billy Keogh)正在吃飯，僕人送幾封郵件進來。領事懶得動，叫開伊奧拆看。譯者註。〕

領事口出怨言，說道：『可是舊話來了。僕人寫信問這裏的情形。他們要曉得怎樣種果樹，怎樣不必動手做事就可以發財。有一半寫信來問的人，連回信的郵票也不附信交來。他們以為領事沒得別的事體做，只是寫信。老頭子，你替我拆封，看看他們要什麼。我覺得太不好過，懶得動。』

開伊奧是習慣供人驅策的，是絕不會不高興的，他的玫瑰色的臉帶着奉命唯謹的微笑，把他的椅子拖近桌子，就起首拆封，有四封是從美國各部分的市民寫來的，他們好像當柯拉利奧(Coralio)的美國領事是一部通天曉。他們問一長串的話，按着號數排列下來，問的是氣候，土產，有什麼生意可做，法律，有什麼機會，與領事所報告於美國政府的該國的統計。

這個懶得動的官員說道，『比里，請你復他們一行，就請他們參觀最後的領事報告。教訴他們，外交部還樂意供給好文章。簽我的字。比里，你寫字不要把紙刮得沙拉沙拉的響；這會驚醒我。』

開伊奧很和氣的說道，『你卻不要打呼，我就替你辦事辦好。無論怎樣你要一師團的幫手。我不懂得你怎樣送

呈一個報告。你且醒一會子！——還有一封信啦——這是從你的本市鎮來的——從狄爾斯堡 (Dalesburg) 來的。』

約翰表示一種溫和的與勉強的注意，喃喃說道，『是麼？說些什麼？』開伊奧解說道，『郵務局長寫道，有本市鎮的一個市民，要你告訴他些事實與條陳。他說這個市民有意要到你這裏來，開一間鞋店。他要曉得你看這個買賣能否賺錢。他說他聽見這裏的一帶海岸的生意是很興旺的，他要在平地那一層走入來。』

天氣雖然是熱，約翰的脾氣雖然不好，他一聽了信裏的話，不能不大笑，笑到他所躺的吊床兩邊搖擺。開伊奧也大笑；在書架上那隻寶貝猴子也叫喊，與他們那樣挖苦的歡迎這封信表同情。

領事喊道，『他們好像得了腳趾腫的毛病！開鞋店麼！我要猜他們再問的是什麼？我猜是大衣製造廠。比里，我來問你，我們這裏有三千人，有幾個是穿鞋的呀？』

開伊奧很小心的想。

『我們看看——你是穿鞋的，我是穿鞋的——』

約翰舉起一隻穿了一隻很難看的鹿皮鞋，趕快說道，『我有好幾個月不做鞋子的犧牲啦。』他這句話說得不甚對。

開伊奧往下說道，『你卻有鞋。此處穿鞋的有古特文 (Goodwin) 與布蘭查 (Blanchard) 及蓋狄 (Geddie) 與老魯特茲 (Lutz) 與格力格 (Gregg) 醫生，還有當香蕉公司代理的義大利人，還有老第爾伽杜 (Delgado)——不是的，他是穿屨的。……(他一連又舉了好幾個穿鞋的人。譯者註。)

領事表同意，說道，『大約就是這些人。在三千人裏頭不過有二十人是穿皮鞋的。是呀；柯拉利奧確是一個可以試開鞋店的市鎮，——只要不盼望把貨賣出。我在這裏胡猜老巴脫爾生 (Patterson) 是不是試同我開頑笑。他滿肚子都是他所謂頑笑。比里，你寫回信給他。我來口授，你照寫。我們也同他開頑笑以報他。』

開伊奧把筆尖放在墨水裏，照着約翰所說的寫下來。約翰說了幾句，停下來，吸煙，走過去拿酒瓶，走過來拿酒盃，他停了又說，才把答復狄爾斯堡的來信答復了。回信說道：

巴脫爾生先生：

我今答復你七月二日來信，我要告訴你，據我的見解看來，以眼所能見的證據而論，地球上沒得一個地方會更比柯拉利奧要一間頭等鞋店。這裏有三千居民，卻並無一間鞋店。這樣的情景不說自明。這一帶的海岸很快的變作敢於冒險的商人的目的地，可惜鞋子生意無人看重，或無人注意。以事實論，我們這裏有大多數的人現在是不穿鞋的。

我們這裏不獨無鞋店，還無酒廠，無教高等算學的學校，無煤廠，無潔淨的與有知識的傀儡戲。

駐柯拉利奧美國領事約翰愛特和特啓。

又啓。奧巴狄亞老伯，你好呀！老市鎮進行得怎麼樣啦？假使政府沒得你與我，怎樣會進行呀？你的老朋友約翰不久就郵寄一隻綠頭鸚鵡與一球香蕉給你。

領事解說道，『我加幾句又啓，以使奧巴狄亞老伯不怪我回信的官樣文章口氣！比里，你把信封好，打發班佐（Pancho）送去郵局。倘若人們今天把果子裝好，阿利阿尼船明天就裝郵件開行。』

在柯拉利奧地方晚上的消遣辦法是始終不改的。人們的消遣是會令人睡着的，又是淡而無味的。他們精着脚，毫無目的，隨便走走，低聲說話，或吸雪茄或吸紙烟。有人試從高處往下看，街燈點得不亮的市鎮，就好像看見一串令人迷惑的略帶棕色面皮的女鬼，同一列的瘋狂螢火蟲糾在一起。在幾所房舍裏頭有人彈悲哀的六絃琴，使這樣悽慘的晚上更加悽慘。很大的樹蛙在樹上叫喊，如同在一班遊行歌者的末後一個人的『嚮板』一樣嚮。到了九點鐘幾乎路絕行人啦。

在領事官署裏頭，也不常有什麼改變。開伊奧每天晚上總來的，因為這所官舍的向海一個小廊子，是柯拉利奧最涼的地方。

晚上是不停的喝白蘭地酒；等不到半夜，這個自甘貶逐出外的領事心裏的情緒起首發動啦。他就告訴開伊奧他的已經告終的戀愛故事。開伊奧每天晚上都很耐煩的聽他說這件故事，還要不嫌煩瑣與他表同情。

『比里，但是你絕不可以爲我爲那個女子而心裏難過。我已經忘記了她啦。我的心裏絕不想她啦。假使她現在從那門口走進來，我的脈是絕不會多跳一跳的。這件事在許久以前就完了。』——約翰每天晚上都是用這兩句話結束他所說的戀愛故事。

開伊奧總答道，『難道我不曉得麼？你自然是忘記了她，這是應該的。她不該聽——丁克·播生 (Dink Pawson) 所常給你排斥話。』

約翰就極藐視的說道，『品克·多生 (Pink Dawson)！他是一個可憐的白色廢物！這就是他。他卻有五百畝（美國畝）的可以耕種的地；他就有了勢力啦。也許將來有一天我有機會以田地誇他。多生們不算什麼人物。在亞拉巴馬 (Alabama) 的人們，無不曉得愛特和特氏。比里，你曉得我的母親是狄·加拉芬雷特 (de Graffenreid) 氏的一個後人麼？』

開伊奧就會答道，『我不曉得，果然是的麼？』其實他已經聽過有三百次了。

『其實是的。是汗諾克 (Hancock) 府的狄·加拉芬雷特。比里，但是我絕不再想那個女子了，是不是？』

這個很服愛神的人，最後所聽見的，就是開伊奧答道，『你一分鐘也不想她。』

到了這個時候，約翰就慢慢睡着了，開伊奧就慢慢走出去，走到他自己的在街邊葫蘆樹下的暫時搭蓋的小屋子。

這兩個遠離本國的人，過了一兩天，把狄爾斯堡郵務局長的來信與領事的回信全忘記了。但是到了七月二十六日答復的果子發現於事體的樹上。

那條按期到柯拉利奧的裝鮮果輪船名安大多爾 (Andador) 的，走入遠遠的海面下了錨。碼頭上站了一排一

排看熱鬧的人，驗疫的醫生與稅關的水手都坐船出去辦事。

過了一點鐘開伊奧慢慢走入領事署，穿了一身細布衣服，既乾淨又涼快，如同一隻高興的沙魚，露着齒笑。

約翰在他的吊床裏，開伊奧對他說道，『你試猜是什麼？』

約翰懶懶的答道，『天氣太熱，我不耐煩猜。』

開伊奧一面在舌頭上滾他的糖，一面說道，『你的開鞋店的人來了，帶着極多貨物，足夠供給這裏到拖爾拉狄非伊古(Terra del Fuego)全個大陸之用。他們正在車他的箱子去驗關。他們已經把六條大駁船的貨放在岸上了，他們回去裝其餘的貨。哈，享光榮的聖賢呀！等到他當真鬧笑話及與領事見面的時候，空中不會有一派熱鬧聲音麼？在熱帶的人們只要享受這一會子的熱鬧，就值得在這裏住九年。』

開伊奧喜歡安享他的快樂。他揀地席上一塊乾淨地方，就躺在地下。他樂到了不得，樂到四面的牆都震動了。約翰轉過半個身子，瞬眼。

他說道，『你不要告訴我有這樣的傻子，認真的相信我信裏頭的話。』

開伊奧狂樂，張大口喘氣，說道，『裝了四千塊錢的貨來！說什麼運煤到紐卡斯爾(Newcastle 是出煤的地方。譯者註。)呀！他既是運鞋到這裏，為什麼不運扇子往斯匹茲卜爾根(Spitzbergen 北冰洋極冷地方。譯者註。)賣呀？我看見那個老頭子在碼頭上。當他戴上眼鏡，斜看在四圍站着的五百個赤脚的市民們的時候，你該在那裏看他的。』

領事用微弱聲音問道，『比里，你是說真實話麼？』

『我是不是說真話麼？你該看看這個上當的人所帶來的女兒。看呀！她使這裏的磚灰色的小姐們好像煤膠那樣黑的小嬰孩。』

約翰說道，『你若是不能停止那樣的驢子叫，你只管說。我討厭看見一個大人變作一個愛笑的野貓。』

開伊奧往下說道，『老頭子名哈木斯特(Hemstetter)，他是個——呀哈！你怎麼樣啦？』

當約翰從吊床滾出來的時候，他的穿了鹿皮鞋的腳碰在地板上，碰出聲響。

他很嚴厲的說道，『你這個獸子，你站起來吧，不然我就拿墨水架打破你的腦袋。這就是洛星(Rosine)小姐與她的父親。上帝呀！巴脫爾生不曉得是多麼一個呆笨的獸子！比里·開伊奧，你起來，幫助我。我們該作什麼呢！難道全個世界都瘋了麼？』

開伊奧站起來，彈彈自己。他努力恢復一種正經態度。

他說道，『約翰，我們得對付這樣的情形，』他居然能夠說兩句認真的話。『我一直等到你說出來，我才曉得她是你的意中人。我們第一件事是要安置他們在舒服地方。你走下去大膽對付他們，我一面走到古特文家裏，看看古特文太太肯不肯請他們在她家裏住。在本市鎮裏頭以他們的住宅爲最像樣。』

領事說道，『比里！上帝保佑你。我曉得你不會不幫我的。世界必定有個末日，但是我們也許可以攔阻住一兩天。』

開伊奧支住陽傘走去古特文家裏。約翰穿上褂子戴上大帽。他把地下的白蘭地酒瓶拾起來，卻並未喝一口就放下來，很大膽的往碼頭走。

他看見哈木斯特與洛星小姐在海關的牆蔭裏，被一堆張大口的市民圍住。海關的員役在那裏鞠躬點頭與安大多爾船主一面在那裏解說這兩個新到此地來的人的營業。洛星的神氣康健又極其活潑。她看四圍的奇異景物覺得很有趣。當她歡迎她的舊愛人的時候她的圓頸子上發紅。哈木斯特很親熱的同約翰抓手。他是一個年老只顧理想不顧事實的人——他是許多走錯路的生意人之一，這些人是永遠不心滿意足，常要改變的。

他說道，『約翰，我很喜歡看見你，我可以叫你約翰麼？我得謝你那樣快就答復郵務局長的打聽消息的信。他出於自願的替我寫信給你。我正在打聽要做別的生意，要做利錢更大的生意，我看見報紙上說，投資家正在注意於這一帶的海岸。你勸我來，我很謝謝你。我把我的所有，全變賣了，把所得的錢全買了鞋，在北方花錢所能置買的鞋，頂好也不過這樣。約翰，你們這個市鎮很好看，如同一幅畫一樣。我希望我的生意如你的信所令我盼望的那樣好。』

約翰心裏很難過，好在不久開伊奧到了，縮短他的難受，他走來報告說，古特文太太很喜歡騰出幾間屋子讓哈木斯特父女住。於是立刻領他父女往那裏，讓他們休息路

上的勞乏，約翰一面看看一箱箱的鞋子好好的存在海關棧房裏，等候關吏查驗。開伊奧如同一條沙魚那樣張開大口笑，各處去找古特文，教他不要把柯拉利奧無人穿鞋的真實情形告訴哈木斯特，要等到約翰有機會挽回這樣的不幸的地位，這是說，假使能夠辦到的話。

當天晚上領事與開伊奧在領事署的有風的廊子很絕望的商量這件事。

開伊奧曉得約翰的心思，說道，『不如送他們回家。』

約翰有一會子不響，說道，『我願想送他們回去，比里，但是我對你說了謊。』

開伊奧很和藹的說道，『這不算什麼。』約翰慢慢說道，『我告訴過你有一百次，說我已經忘記那位小姐了，是不是？』

這個可以作耐煩表率的開伊奧承認他說過，說道，『你說過約有三百七十五次了。』

領事又說道，『我每次說謊。我其實並不曾有一刻忘記她。我因為她說過一次「不，」我就跑開了，我真是一條不會變通的驢子。我是個傻子，我太過驕傲，不肯回去。今天晚上我在古特文家裏同洛星說了幾分鐘話。我看出一件事體來啦。你記得常時追逐她的那個田舍翁麼？』

開伊奧問道，『就是丁克·播生麼？』

『品克·多生。原來他並不是很有錢的。她說他常對她說我的壞話，她一字都不相信。比里，可惜現在我疲倦了。』

無論我從前還有什麼機會，我們所寄的那封傻信，把機會都毀了。一個顧臉的小學生所不敢開的玩笑，我竟敢同他開，使她的父親上當，做了犧牲，她若一曉得，當然會看不起。鞋子呀！假使他在柯拉利奧開鞋店開二十年，他連二十雙鞋也賣不出去。你試令卡利白（Caribs 土人。譯者註。）或西班牙的棕色孩子穿一雙鞋，他們會怎麼樣？他們就會頭貼地脚向天的亂喊，等到把鞋子踢丟才罷。他們向來未穿過鞋子，他們是永遠不肯穿的。倘若我送他們父女回家，我必得把全個故事告訴她，她看我是個什麼樣人呀！比里，我要那個女子要得很利害，現在我可以到手，我卻永遠失丟她，只因我當天氣很熱，寒暑表在一百零二度的時候，我嘗試開頑笑。』

開伊奧向來是樂觀的，說道，『你何必灰心。讓他們開鞋店。我今天忙了一個下午。無論怎樣，我們能夠鼓動暫時的熱鬧市面。他一開店門，我就買六雙鞋子。我曾各處跑過，見過全數的人，把這件禍事解說一番。他們個個都要買許多鞋子，好像他們都是百足蟲。佛朗克古特文肯買好幾箱鞋子。蓋狄們要買十一雙。克蘭雪（Clancy）肯把幾個星期所節省下來的錢買鞋，格力格醫生要三雙鱷魚皮拖鞋，只要他們有十號的拖鞋。布蘭查看了哈木斯特小姐一眼；他既是一個法蘭西人，他至少要買十二雙。』

約翰說道，『四千塊錢的鞋子只得十二個買主！這是不成的。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得好好解決。比里，你回家去，讓我獨自一人在這裏。我自己得想法解決這個問題。你把那瓶三星白蘭地拿去；我不要啦；美國領事一兩酒也

不喝啦。我今晚將坐在這裏，把閉塞思路的塞子拔出。只要這個問題有一個弱點，我就從那裏進攻。倘若沒得，將可有一間店鋪倒閉，損害這個華麗的熱帶地方的名譽。』

開伊奧走出來，曉得他不能有什麼用處。約翰放幾根雪茄在桌上，在一張輪船上用的椅子上伸得直直的。當忽然破曉，日光照着港口的微波時，他還坐在那裏。他隨後起來，嘴裏吹嘯一個小調，走去洗浴。

到了九點鐘，他走入一間發海線電報的黑暗辦事室裏，他在一張空白上，想了有半點鐘。他用心的結果就是開列於下的電報，他簽了字，照發了，他花了三十三塊錢：

狄爾斯堡，品克·多生。下次郵船匯你一百元。立刻裝船送交我五百磅硬的乾的藁耳。這裏的技術有新用處。市價是兩角一磅。我將來似許再定貨。趕快。

第十三回 船

〔哈木斯特果然在一星期內開店，把鞋子擺得很好看，開伊奧與其他說英國話的居民，都進去買了許多鞋子，哈木斯特頭兩天很高興，只說異土人不來買。約翰安慰他，說土人不買就罷了，若是要買，就是成軍結隊搶來買的。開伊奧問約翰有什麼妙計，約翰說要等到明後天裝鮮果的輪船來才有辦法。譯者註。〕

開伊奧問道，『你要做什麼——嘗試創造一種需求麼？』

領事很無禮的說道，『你不懂得經濟學。你不能創造一種需求。但是你能創造需求的必要。我就是要做這樣的事。』

領事發電後兩個星期。一條鮮果船運了一個大的，很神祕的包件給他，包裹不知是什麼東西。約翰有勢力，足以使海關的官吏們不必照常查驗就把這大包東西放行。他命人把這包東西送到領事署，密密的收藏在一間後屋子裏。

當天晚上他割開大包的一角，拿出一堆藁耳來。他很小心細察一過，如同一個戰士先察看他的兵器，然後出去替他所戀愛的女子及他的性命奮鬥。這些藁耳是八月裏成熟的，如同榛子那麼硬，滿身都是刺，如同針那樣堅硬，那樣尖利。約翰輕輕的吹嘯一個小調，出去找比里·開伊奧。

到了夜深，柯拉利奧都酣睡時候，他同比里走入無人的街上，他們的褂子都是很漲滿的，如同氣球一般。他們就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很小心的把有尖利刺的藁耳，如播種一樣，撒在沙裏，在人走的窄道上，與房舍間的草地上，都播滿了。

他們隨後在橫街上與小街上也播滿了，一條也不遺漏。凡是男人，女人，或孩子們所可以踏足的地方，都不曾忽略。他們來回取尖刺的藁耳，走了好幾遍，後來天將破曉，他們才躺下安心睡覺，如同大將們一樣，照着修改的軍路，策劃一個勝仗之後，才去睡覺，他們曉得他們用魔鬼播野草子的準確方法播種，用保羅的百折不回的毅力培植。

太陽一出就有許多賣果賣肉的人們來，把他們的貨物在小市場裏頭與四周陳列起來。市場在市鎮的那一頭，